

黃帝內經素問遺篇

玉一
三冊
玉

黃帝內經靈樞卷八

禁服第四十八

雷公問於黃帝曰細子得受業通於九鍼六十篇旦暮
勤服之近者編絕久者簡垢然尙諷誦弗置未盡解於
意矣外揣言渾束爲一未知所謂也夫大則無外小則
無內大小無極高下無度束之奈何士之才力或有厚
薄智慮褊淺不能博大深奧自強于學若細子細子恐
其散于後世絕于子孫敢問約之奈何黃帝曰善乎哉
問也此先師之所禁坐私傳之也割臂歃血之盟也子

若欲得之何不齋乎雷公再拜而起曰請聞命于是也
乃齋宿三日而請曰敢問今日正陽細子願以受盟黃
帝乃與俱入齋室割臂歃血黃帝親祝曰今日正陽歃
血傳方有敢背此言者反受其殃雷公再拜曰細子受
之黃帝乃左握其手右授之書曰慎之慎之吾爲子言
之凡刺之理經脈爲始營其所行知其度量內刺五藏
外刺六府審察衛氣爲百病母調諸虛實虛實乃止寫
其血絡血盡不殆矣雷公曰此皆細子之所以通未知
其所約也黃帝曰夫約方者猶約囊也囊滿而弗約則

輸泄方成弗約則神與弗俱雷公曰願爲下材者勿滿而約之黃帝曰未滿而知約之以爲工不可以爲天下師雷公曰願聞爲工黃帝曰寸口主中人迎主外兩者相應俱往俱來若引繩大小齊等春夏人迎微大秋冬寸口微大如是者名曰平人人迎大一倍于寸口病在足少陽一倍而躁在手少陽人迎二倍病在足太陽二倍而躁病在手太陽人迎三倍病在足陽明三倍而躁病在手陽明盛則爲熱虛則爲寒緊則爲痛痺代則乍甚乍間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緊痛則取之分肉代則取

血絡具飲藥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名曰經
刺人迎四倍者且大且數名曰溢陽溢陽爲外格死不
治必審按其本末察其寒熱以驗其藏府之病寸口大
于人迎一倍病在足厥陰一倍而躁在手心主寸口二
倍病在足少陰二倍而躁在手少陰寸口三倍病在足
太陰三倍而躁在手太陰盛則脹滿寒中食不化虛則
熱中出糜少氣溺色變緊則痛痺代則乍痛乍止盛則
寫之虛則補之緊則先刺而後灸之代則取血絡而後
調之陷下則徒灸之陷下者脈血結于中中有著血血

寒故宜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寸口四倍者名曰內關內關者且大且數死不治必審察其本末之寒溫以驗其藏府之病通其營輸乃可傳于大數大數曰盛則徒寫之虛則徒補之緊則灸刺且飲藥陷下則徒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所謂經治者飲藥亦曰灸刺脈急則引脈大以弱則欲安靜用力無勞也

五色第四十九

雷公問於黃帝曰五色獨決于明堂乎小子未知其所謂也黃帝曰明堂者鼻也闕者眉間也庭者顏也蕃者

頰側也蔽者耳門也其間欲方大去之十步皆見于外如是者壽必中百歲雷公曰五官之辨奈何黃帝曰明堂骨高以起平以直五藏次于中央六府挾其兩側首面上于闕庭王宮在于下極五藏安于胃中眞色以致病色不見明堂潤澤以清五官惡得無辨乎雷公曰其不辨者可得聞乎黃帝曰五色之見也各出其色部部骨陷者必不免於病矣其色部乘襲者雖病甚不死矣雷公曰官五色奈何黃帝曰青黑爲痛黃赤爲熱白爲寒是謂五官雷公曰病之益甚與其方衰如何黃帝曰

外內皆在焉切其脈口滑小緊以沈者病益甚在中人迎氣大緊以浮者其病益甚在外其脈口浮滑者病且進人迎沈而滑者病日損其脈口滑以沈者病日進在內其人迎脈滑盛以浮者其病日進在外脈之浮沈及人迎與寸口氣小大等者病難已病之在藏沈而大者易已小爲逆病在府浮而大者其病易已人迎盛堅者傷於寒氣口甚堅者傷於食雷公曰以色言病之間甚奈何黃帝曰其色麤以明沈天者爲甚其色上行者病益甚其色下行如雲微散者病方已五色各有藏部有

外部有內部也色從外部走內部者其病從外走內其
色從內走外者其病從內走外病生於內者先治其陰
後治其陽反者益甚其病生於陽者先治其外後治其
內反者益甚其脈滑大以代而長者病從外來目有所
見志有所惡此陽氣之并也可變而已雷公曰小子聞
風者百病之始也厥逆者寒溼之起也別之奈何黃帝
曰常候關中薄澤爲風沖濁爲痹在地爲厥此其常也
各以其色言其病雷公曰人不病卒死何以知之黃帝
曰大氣入于藏府者不病而卒死矣雷公曰病小愈而

卒死者何以知之黃帝曰赤色出兩顴大如母指者病
雖小愈必卒死黑色出於庭大如母指必不病而卒死
雷公再拜曰善哉其死有期乎黃帝曰察色以言其時
雷公曰善乎願卒聞之黃帝曰庭者首面也闕上者咽
喉也闕中者肺也下極者心也直下者肝也肝左者膽
也下者脾也方上者胃也中央者大腸也挾大腸者腎
也當腎者臍也面王以上者小腸也面王以下者膀胱
子處也顴疑有落字者肩也顴後者臂也臂下者手也目內
眦上者膺乳也挾繩而上者背也循牙車以下者股也

中央者膝也膝以下者脛也當脛以下者足也巨分者
股裏也巨屈者膝臑也此五藏六府肢節之部也各有
部分有部分用陰和陽用陽和陰當明部分萬舉萬當
能別左右是謂大道男女異位故曰陰陽審察澤天謂
之良工沈濁爲內浮澤爲外黃赤爲風青黑爲痛白爲
寒黃而膏潤爲膿赤甚者爲血痛甚爲癰寒甚爲皮不
仁五色各見其部察其浮沈以知淺深察其澤夭以觀
成敗察其散搏以知遠近視色上下以知病處積神於
心以知往今故相氣不微不知是非屬意勿去乃知新

故色明不麤沈天爲甚不明不澤其病不甚其色散駒
駒然未有聚其病散而氣痛聚未成也腎乘心心先病
腎爲應色皆如是男子色在于面王爲小腹痛下爲卵
痛其圓直爲莖痛高爲本下爲首狐疝癘陰之屬也女
子在于面王爲膀胱子處之病散爲痛搏爲聚方員左
右各如其色形其隨而下至胝爲淫有潤如膏狀爲暴
食不潔左爲左右爲右其色有邪聚散而不端面色所
指者也色者青黑赤白黃皆端滿有別鄉別鄉赤者其
色亦大如榆莢在面王爲不日其色上銳首空上向下

銳下向在左右如法以五色命藏青爲肝赤爲心白爲肺黃爲脾黑爲腎肝合筋心合脈肺合皮脾合肉腎合骨也

論勇第五十

黃帝問於少俞曰有人於此竝行竝立其年之長少等也衣之厚薄均也卒然遇烈風暴雨或病或不病或皆病或皆不病其故何也少俞曰帝問何急黃帝曰願盡聞之少俞曰春青風夏陽風秋涼風冬寒風凡此四時之風者其所病各不同形黃帝曰四時之風病人如何

少俞曰黃色薄皮弱肉者不勝春之虛風白色薄皮弱肉者不勝夏之虛風青色薄皮弱肉不勝秋之虛風赤色薄皮弱肉不勝冬之虛風也黃帝曰黑色不病乎少俞曰黑色而皮厚肉堅固不傷於四時之風其皮薄而肉不堅色不一者長夏至而有虛風者病矣其皮厚而肌肉堅者長夏至而有虛風不病矣其皮厚而肌肉堅者必重感于寒外內皆然乃病黃帝曰善黃帝曰夫人之忍痛與不忍痛者非勇怯之分也夫勇士之不忍痛者見難則前見痛則止夫怯士之忍痛者聞難則恐遇

痛不動夫勇士之忍痛者見難不恐遇痛不動夫怯士
之不忍痛者見難與痛目轉面盼恐不能言失氣驚顏
色變化乍死乍生余見其然也不知其何由願聞其故
少俞曰夫忍痛與不忍痛者皮膚之薄厚肌肉之堅脆
緩急之分也非勇怯之謂也黃帝曰願聞勇怯之所由
然少俞曰勇士者目深以固長衡直揚三焦理橫其心
端直其肝大以堅其膽滿以傍怒則氣盛而胃張肝舉
而膽橫眦裂而目揚毛起而面蒼此勇士之由然者也
黃帝曰願聞怯士之所由然少俞曰怯士者目大而不

減陰陽相失其焦理縱髑髏短而小肝系緩其膽不滿而縱腸胃挺脅下空雖方大怒氣不能滿其胃肝肺雖舉氣衰復下故不能久怒此怯士之所出然者也黃帝曰怯士之得酒怒不避勇士者何藏使然少俞曰酒者水穀之精熟穀之液也其氣慄悍其入于胃中則胃脹氣上逆滿於胃中肝浮膽橫當是之時固比于勇士氣衰則悔與勇士同類不知避之名曰酒悖也

背腧第五十一

黃帝問於歧伯曰願聞五藏之腧出於背者歧伯曰胃

靈樞經
中大腧在杼骨之端肺腧在三焦之間心腧在五焦之
間膈腧在七焦之間肝腧在九焦之間脾腧在十一焦
之間腎腧在十四焦之間皆挾脊相去三寸所則欲得
而驗之按其處應在中而痛解乃其腧也灸之則可刺
之則不可氣盛則寫之虛則補之以火補者毋吹其火
須自滅也以火寫者疾吹其火傳其艾須其火滅也

衛氣第五十二

黃帝曰五藏者所以藏精神魂魄者也六府者所以受
水穀而化行物者也其氣內干五藏而外絡肢節其浮